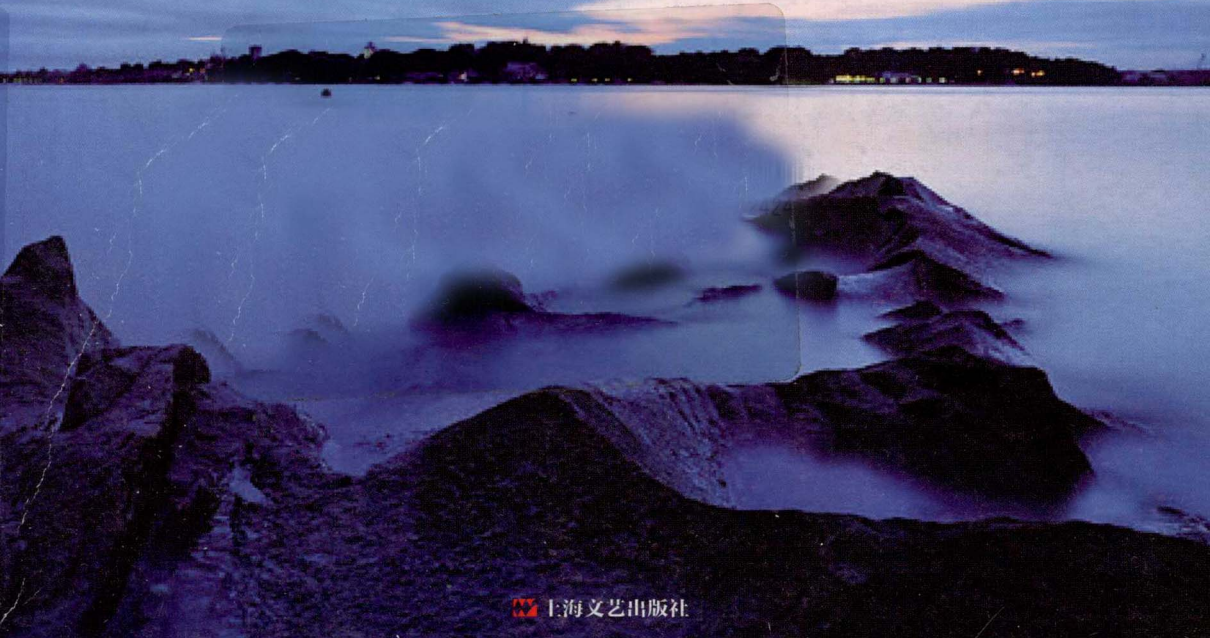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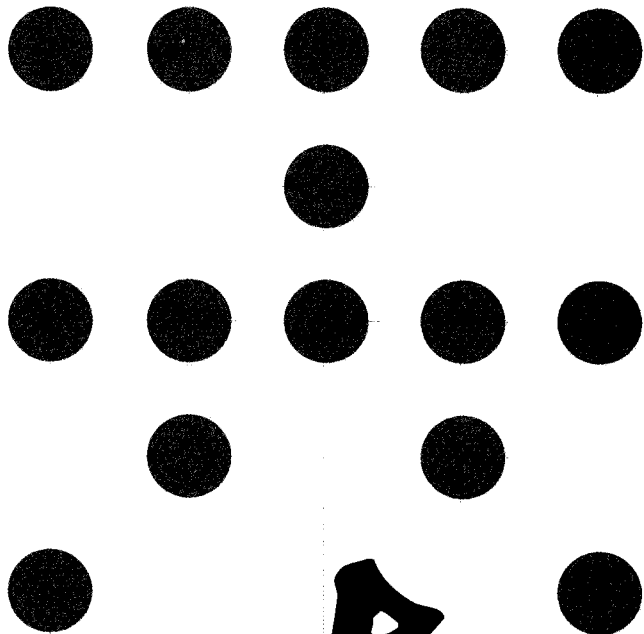
在刘晓刚的“围棋创世说”中，生命复杂的意义推究到极致，竟能简化为黑白。信围棋者得开辟鸿蒙，爱围棋者得证道救赎。

——陈忠实

刘晓刚
◎著

七天





七天

刘晓刚◎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七天/刘晓刚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7-5321-4299-6

I. ①七…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6785 号

责任编辑: 方 铁

封面设计: 钱 祯

七 天

刘晓刚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崇明裕安印刷厂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 270,000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299-6/I·3326 定价: 3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404766

第一天

围棋的本质是调和。二十一世纪的围棋是六合的围棋，调和的围棋。

围棋是一种决胜负的事情，也属于争夺之事。我讨厌与人争，所以曾经打算脱离围棋。

我喜欢宗教一类的事情，但并无做教主的野心。

本因坊秀哉是一个坏人。

——昭和棋圣吴清源

00:05 子时

子者，阳之初。子时，六阳时之首。

胆经当令。凡十一藏皆起于胆。

坤卦第二，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魏东光站在对局室门口，再一次缓缓移动视线，从上到下，从左至右，将室内的一切纳入眼底。他听见自己匀净绵长的呼吸声。耳朵有点烫。激动毕竟难以抑制。

两百平方米的对局室中间摆着一座棋墩，厚五十公分，四条支腿上分别雕着虎，豹，貔貅和狮子。水晶灯的灯光照下来，整个深黄色的棋墩仿佛蕴含着一团轻雾。棋墩两边摆着两只紫色的岛桑木棋筭，里面装着日向县小仓海滨特产贝壳打磨而成的双面凸棋子。

千年黄花梨棋墩是四百年前明朝万历皇帝赐给在朝鲜战争中丢盔弃甲的日本太阁丰臣秀吉的礼品。秀吉一生戎马倥偬，百战不殆，从一个卖杂货的小商贩一路打拼到统治日本所有大名的至尊太阁，却在晚年的最后一战中败于明朝和朝鲜的联军。议和之后，万历皇帝本着怀柔东夷的美好愿望，将棋墩和其他珍宝赏赐日本执政，希望秀吉痛改前非，放下战刀，摆弄棋子。酷爱围棋的秀吉收下棋墩，命令日本的能工巧匠配上日式棋具，原先的云子和紫檀棋罐反倒不知所终。

魏东光打心眼里佩服，真难为老教办得到，居然将这副宝贝从京都博物馆借到这里来了。晚宴后布置对局室，他的手一碰到棋墩，指尖就发颤，心一下子蹦到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在那里跳得活泼泼的。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质感的历史。历史其实并不总是躺在时空的长河里，也许，某个时候，它会悄悄潜来你的身边，突然现形，让你惊喜交集，头晕目眩。

两张矮交椅比普通沙发稍高,通体黑亮,扶手上雕着两条怒目圆睁、喷云吐雾的五爪龙。龙鳞隐隐,龙须飘飘。前年索思比伦敦春拍,压轴一锤就是这两张椅子。四百万英镑。六千万人民币。老教拍到手了。据说这两张矮交椅是明成祖朱棣看马球的专座,也是三宝太监郑和进贡的寿礼。紫檀无大料,这两张椅子却是一棵紫檀出的整料,连接榫的地方都没有。

魏东光原先一直想知道老教把这俩宝贝究竟藏在什么地方,要派什么用场。搁在宝库里供着,见它们一面还得念“芝麻开门”,太麻烦,还不如送给故宫博物院呢。老教是个大迷信,绝对不敢坐永乐皇帝的龙椅,生怕上面装着火箭推进器,一下子把他送到月亮上去。老教受不得寂寞,仅仅一个嫦娥解决不了他的问题。现在清楚了,敢情这个钱多得能让鬼推磨的家伙在这儿等着所有人呢。除了皇上的专座,啥玩意儿才配得上丰臣秀吉的棋具啊!明天,日本嘉宾们可挑不出眼啦,从日本棋院院长到日本文化省的高官全得服服帖帖。在老教跟前,谁不服都不行。他生下来好像不为别的,就为了让别人服他。也是,日本人同意从京都把看家的宝贝千里迢迢恭敬地捧送来,好歹得给人家一个面子。东夷怎么了?汉唐盛世,万邦朝服,我们的老祖宗对他们的老祖宗可也没失了礼数。

魏东光微微一笑。这个老教啊!就喜欢把别人蒙在鼓里,然后再抡起鼓槌一通猛敲。跟他做了五十年朋友,没被震成聋子真是万幸。

魏东光下意识地摸了摸耳垂。耳朵还是烫得不得了。

五十年。弹指一挥间。魏东光比老教大两岁。老教八岁进省队围棋集训班,屁股上别着木头手枪,手里攥着一个塑料奶瓶,脖子上挂着一把平安锁,两只大眼睛滴溜溜转,肥嘟嘟的腮帮子粉嫩嫩。魏东光喜欢捏老教粉嫩嫩的腮帮子。老教不让捏,魏东光把老教按在地上捏。老教一头一脸一身的土和泥,鼻涕眼泪抹得到处都是。但老教没告诉老师,就算后来老教知道了老师的板子是为魏东光量身定做的,也没在老师跟前泄露一个字。被魏东光欺负急了,他甚至会将会上文化课用的书包往地下一扔,一脑袋撞上魏东光的小肚子。

魏东光闭了一会儿眼睛,让酸涩的眼角休息一下。五十年了。老教好像一直是那个永不服输,别着木头手枪,挂着平安锁,爱喝牛奶的小孩子。好像一直是。魏东光咽下一声叹息。

实在不应该把老教整得那么狠,实在不应该把老教蹂躏得号啕大哭,也实在不应该让老教没满九岁就闹着要跳楼。不过九岁以后老教时来运转,将他们这帮人治得伏伏帖帖,独领风骚数十年。那家伙从不做亏本的买卖。

魏东光是老教在省围棋队的第一个对练,大师兄带小师弟,先来一个下马威,吃了老教三十多个子的大龙。老教不服,缠着要再来。魏东光乘机定下规矩,输了捏三下腮帮子。一天下来,捏得老教两个小脸蛋像涂了胭脂,又红又紫。半夜,魏东光起床撒尿,听见老教蒙着被子哭。他心软了,上前想安慰几句,却被老教一脚踹在肚子上,差点踹掉了他的命根子。接下来三个月,魏东光过足了杀棋的瘾,老教一声不言语,死了棋就认输,认输了就收拾棋子,收拾完棋子就要求再来一盘。

他让老教摆两个,老教不肯。他下不了,水平差还不让子,下起来着实没意思。他不下老教就哭,哭得惊天动地,死去活来。他犯了牛脾气,不理,装听不见。老教三下两下蹦到窗台上,推开窗户,像刘胡兰一样庄严宣布准备为围棋牺牲。当时魏东光和其他的小队员全傻了,简直是呆若木鸡,哈喇子都流出来了。老师飞身上前将老教夹在腋下,回手弹了魏东光两个脑奔儿。

生疼。魏东光不明白挨打的为什么是自己。老师说:“你们谁也没像他似的愿意为围棋死。你们谁也没像他似的对输赢这么看重。你们全都不如他!”

魏东光笑着摸了摸头。那两个脑奔儿好像刚弹过。老师说的没错,不到半年,他就再也蹂躏不了老教的大龙了,一年以后,他不得不时刻提防着老教对他的大龙下毒手。从老教十三岁正式参加国内国际比赛开始,他们一共相遇了几十次,魏东光输多赢少。

看看那个永不服输的家伙搞来的这张流水荷花酸枝条案,一千七百万人民币,是石涛曾经用过的文房器具。苦瓜和尚穷,不得已收了一个附庸风雅的巡抚送的这张条案,代价是一幅《风雨故人图》。条案下面刻了八条铭文,八个收藏家的题记,最后一个落款的是近代收藏大师张伯驹。条案后面放了三个紫檀锦墩,是为裁判长、读秒员和记谱员准备的。东边窗前挂着三把古琴、两把宋琴、一把明琴。西边墙上是一幅董其昌的《寒山访客图》,一幅王石谷的梅花,一幅米芾的行书,还有一幅《张猛龙碑》的拓片。魏东光叹了一口气。攒这样一间对局室得上亿的钞票,琴、棋、书、画,全是顶尖儿的货色。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贵的对局室了。老教说过,天才应该拥有一切。明天,在这间对局室里,两个天才一定会留下传世的棋谱。

那个永不服输的家伙一直想成为登峰造极的围棋天才,可惜造化弄人,上帝非要他做一台高速运转的赚钱机器。魏东光理解那个家伙的痛苦。

魏东光关了灯,锁上门。长长的走廊洒满月光。竹叶匕首一样的影子切碎了海风。他仿佛听见了海浪的鸣响。魏东光穿过走廊。门外星光满天,霄汉澄澈。山下海湾里泊着的豪华游轮灯火通明,映出海岬高峻的侧影。

旷世之局,即将到来。

00:50 子时

火候不作时,冬至不在子。胆经当令。

坤卦第二,坤下坤上,初六,履霜,坚冰至。

我是万松。

我睡不着。我平日睡觉的时间是凌晨两点到中午十二点。我生平第一次睡在山洞里,这千真万确是一个山洞,他们给山洞起了一个好名字:流水音。

洞顶有一个圆圆的大窟窿,通向一片紫水晶般的苍穹。水声潺潺,绵绵不绝。他们告诉我,一股山泉从洞顶流过,顺着天然石槽向岩穴深处去了,半点也不漏进洞中。我打开激光唱机。贝多芬的《月光曲》。叮咚的泉水声浸润着音乐中的月亮。我躺在床上,睡意缓缓袭来。这是一张宽大的维多利亚式双人床,幔帐绣着

《圣经》故事，床顶是一大群围绕着圣母的天使。肥白可爱的婴孩。我漫不经心地用蒙眬的睡眼望着帐子上的图案。一个人分给许多人食物，一个人带领许多人前行，一个人给许多人施洗，一个人向许多人传道。一个人。我突然睁大了眼睛。一个人。我不禁深深叹息。

《月光曲》结束了。我按下床头的一个按钮，关上洞顶的天窗，隔绝了山泉淙淙的轻鸣。一片静谧。我翻身下床。地上铺着熊皮，猢狲皮，花豹皮，老虎皮。这些皮子全是收缴后竞拍来的合法物品。摇椅上还铺了一张大熊猫皮。盗猎者在秦岭下了夹子，夹住了这只野生大熊猫的前掌。剥皮之后与赶来的护林队发生枪战，两名护林员丢了性命。老教正好在陕西，听到消息立即给陕西林业厅和大熊猫保护中心捐了三千万。人家就把这张皮送给老教了。按理说皮子是要上缴的，但钱总没有白给的道理。省里的领导拍了板，死熊猫的一张皮能养活四只活熊猫好几年，值。这个故事是老教亲口给我讲的。这个故事的名字就叫“值”。

老教那三千万是怎么赚的呢？他在陕西投资建了一个大型冷库，专门保鲜陕西特产“红富士”苹果，出口日本和韩国。三千万就是这样来的。我坐在熊猫皮上，皮子熟得好，熊猫的黑眼眶里仿佛放出活的光来。这是一只濒危野生大熊猫，皮毛柔软浓密。我体会到了杀戮的快感，血淋淋的激动。偷猎者绝不仅仅只为钱。这样的杀戮也许会体现在几个小时后的棋盘上。我觉得有点热。

这将是我一个人的战争。我看见自己骑着战马，提着长矛，一步一步踏向敌人森严的壁垒。我的敌人并无千军万马，也是孤身一人。他英姿飒爽，轻风吹起他的战袍，露水打湿他的刀锋。真是无法形容他啊！

浅井先生讲过日本战国史，提到武田信玄和上杉谦信，眯起眼睛，把折扇拄着膝盖，感叹道：“真是山神一般的人物啊！”

毫无疑问，我的敌人就是一个山神。过去的二十年，我做他的师父，将一身本领倾囊而授。今天，我们师徒二人却要为了争夺世界围棋最强战的参赛资格而一决雌雄。中国的第一只有一个。世界的第一只有一个。这也是小海一个人的战争。一个人的战争，两个人的游戏。

战争一旦开始就以其自身规律行进，不受任何其他因素干扰，直至决出胜负。

游戏一旦开始，游戏规则自然生效，规则唯一，规则至上。

有史以来，从没有任何一种游戏像围棋这样激发人的魔性，鼓动人的贪欲，挑逗人的理智，玩弄人的智慧。

有史以来，从没有任何一种游戏像围棋这样需要天才倾其所有。一盘棋等同于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既遵循围棋的规则，也遵循战争的规则：你死我活。

即将开始的这盘棋的胜者将得到五百万人民币的奖金。还有一幅价值连城的古画，《金花碗图》，画的是唐代棋王顾师言赢得彩头金花碗的故事。那只金花碗当值五百万。

即将开始的这盘棋的胜者将代表中国出战世界围棋最强战，与日本和韩国的第一人循环交锋，决出世界最强。奖金两百万美元。

世界最强。梦寐以求的胜负。

我不禁挺起胸膛,展了展佝偻的肩膀。我已经四十七岁了。小海二十九岁。棋盘前厚重的身形渊停岳峙,不可动摇。每方三十个小时的对局用时与两百年前日本幕府的御城棋规定的时间相同。御城棋,胜者获得幕府颁赠的“名人棋所”的宝座,负者削发流放孤岛。

我没有孤岛可去。至少我可以留在属于老教的这个岛上,住在流水音里。

天窗的玻璃发出幽暗的蓝光。月亮是不是照在天心了?我拉开窗帘,推开窗子。一海银光,碎琼乱玉。

这是我的城堡。我一直梦想拥有一个城堡。小时候,我经常把自己想象成城堡里的公主。我居然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女人!不,那不是女人,那是公主。一个需要英雄的公主。我体内的女性基因总是过于发达。我唱歌偶尔会用尖厉的女声,捏棋子是兰花手,就连喝酒也会跷小手指头。我是一个男人。一个过于敏感的男人。我挑选了山顶的流水音。我很满足,像怀抱月光的大海一样满足。我听见海浪的声音。大海闪烁出我看不见的浪花。

即便大海化作银河,我也能从银河的万点繁星中找到小海的眼睛。

二十年前,那个炎热的下午,知了在窗外的梧桐树上鸣叫得声嘶力竭。九岁的孩子默默地将两颗黑子放在棋盘上,认输了。那是一盘六子局。复盘的时候孩子一声不吭,面无表情,两只胖胖的小手拄着膝盖。当我指出黑棋凌空一挖,快一气吃白棋筋的妙手,孩子的眼睛瞬间星光四射。孩子的父亲靠着窗台抽烟,愁眉苦脸。有些人生来像欠别人三百两银子,还有些人生来像别人欠他三百两银子,怎么弄也弄不出个笑模样。

我说:“你儿子是个天才。”

他小心翼翼掐灭烟头,仿佛受了莫大委屈一样嘀咕:“天才输了。”

孩子眼里的光芒暗淡了。知了突然没了声音。一片寂静。在那片寂静中我同意了小海父亲的请求,收小海为内弟子。

二十年后的今天,小海杀到了我的牙城。我苦心孤诣创建了一座等待英雄的城堡,而攻陷这座城堡的却是我培养了二十年的徒弟。我的心激动而酸楚。我要为我的城堡而战斗。也许,我等不到属于我的救赎了。也许,我等的那个英雄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我必须战斗,为了一个棋手的尊严,以及围棋之神对我的眷顾。

浅井先生讲过一个故事。第四次川中岛血战,武田信玄的弟弟信繁阵亡了,上衫谦信的大将村上清也阵亡了。武田的甲斐军击败了上衫的越后军。撤离阵地之前,上衫谦信单刀匹马闯进武田的大营,与武田信玄殊死相搏了三个回合。两个山神般的人物最终安然无恙。多年以后,当武田信玄起兵上洛,进军京都之时,他派遣使者向一生中最大的敌人上衫谦信致敬。这是武田信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他的敌人敬礼。

浅井先生望着院子里满地的樱花,轻轻拂去折扇上洋溢的春风:“他们两个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理想,让战乱的日本恢复统一和安宁。他

们难道不是为了相同的信仰而进行残酷的战争吗？佛祖驾前的金刚们也会搏斗吗？”

多少年来我一直无法回答浅井先生的这个问题。无论结局如何，我相信，今天开始的这盘棋一定能给浅井先生一个答案。我的答案。

关上窗户，把大海关在窗外。寂静像漫天飘飞的雪花。天窗黑洞洞的。我抑制住倾听泉声呜咽的欲望，上床睡觉了。

02:50 丑时

鸡鸣，荒鸡。

肝经当令。肝主藏血。

复卦第二十四，震下坤上，出入无疾，反复其道，七日来复。

美国，纽约，东部夏令时前一天 14:50

老教坐在纽约中央公园的长椅上吃汉堡，可乐杯里的冰块已经融化了一大半，摇起来沙沙响。老教使劲摇个不停。他喜欢听冰块摩擦发出的声音。它们马上就会从固体彻底转化为液体，不知什么时候重新凝固，更不知什么时候再回到可乐杯里。可能需要一个月，或者一年，也可能永远不会。

老教觉得自己在敲冰块的丧钟。这个丧钟的声音像疾风刮过橡树的树叶。今天是个大晴天，天空蓝得让他渴望开飞机。老教有商务飞机驾驶执照，美国政府颁发的，加拿大和墨西哥都认可。他有四架小型商务机。一架四座的在大西洋城，一架十座的在拉斯维加斯，一架七座的在旧金山，一架十二座的在纽约。他吃光了汉堡，把纸袋子揉成一团扔进长椅旁边的垃圾箱，继续摇晃可乐杯。

老教想起早上律师文森特问他的话：“你在美国买那么多飞机和房子干吗？想扮演黑手党教父吗？现在纽约最大的黑帮是越南人和中国人，意大利人过时了。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过时了吗？因为他们不买豪宅，不买飞机，甚至连美洲豹跑车也不买，只买通心粉和卡普奇诺咖啡。所以他们过时了，被淘汰了，被扔进大西洋了。你以为美国政府签署贪官引渡条例是闹着玩的吗？或者美国国会通过反洗钱法案是吃饱了撑的？我告诉你，教先生，美国政府的任何一项法令在美国都不是橡皮图章。你明白吗？”

老教笑了。文森特像一头被牛虻折磨得摇头摆尾的公牛，他得对付联邦审计署，商业犯罪调查局，司法部，还有一大堆无孔不入的记者。文森特是老教遇见的最有耐心的美国人。当年来美国开公司，首席律师费一百五十万美元一年，还不算花红和津贴，老教对候选人只提了一个要求：耐心。芬菲问老教为什么，老教说，只有耐心才能沟通。

事实证明了老教的真知灼见。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运营思路，不同的政治制度，没有沟通怎么行。让美国人跟中国人沟通，没有耐心怎么行。在这个迄今为止大国沙文主义最盛行的地方，甚至没有人愿意听你阐明立场。世界好像只有一个标准，上帝的标准，而上帝是一位红光满面的美国农场主。应聘

任合同那一天,老教把支票交到文森特手里,咂了咂嘴唇,笑眯眯地说:“你的任务就是让你的同胞对我们的公司有耐心。”到上个月为止,文森特干得很好,圆满完成了他的使命。

事实证明老教是错的。因为无论再怎么耐心,再怎么挽留,芬菲还是离开了他。他专心致志,兢兢业业地挖了一道沟,挖得浑身臭汗,筋骨酸痛。沟是通了,等灰头土脸爬出来一瞧,连人影都没了。这就是沟通。

芬菲嫁了一个计算机软件工程师,是甲骨文公司东部区的技术总监,二十八岁,跟老教的儿子一样大。结婚那天老教去了。两个新人站在教堂前的草坪上,一大群亲戚朋友举着照相机,两个粉妆玉琢的孩子帮芬菲提着婚纱。芬菲望着老教嫣然一笑,老教却怎么也笑不出来,只是挤出了一个笑模样。

芬菲介绍老教的时候轻描淡写,优雅自然:“教先生是我父亲最好的朋友。”

老教作为芬菲父亲的替代者受到热烈欢迎,脸蛋被亲了无数次,肩膀被搂了无数遍,盘子里的甜品和食物堆得像小山一样。一个老得鸡皮鹤发,满嘴无牙的老太太甚至还脉脉含情地递给他一枝红玫瑰。每一次想起那个老太太来老教就忍不住笑。现在他又笑了。

女人啊!谎言是她们终生涂抹的化妆品,谎言换来了她们的幸福。一位美国作家说过,只要能活下去,再荒谬的谎言也是真理。老教对这句话做了一个修正,对于女人,只要能获得幸福,再荒谬的谎言都是灰姑娘的水晶鞋。

芬菲生了一个漂亮的男孩,一脑袋卷曲的黑头发,棕色的大眼睛。他们一家人每年都出去度假,每次度假芬菲都给老教寄当地的明信片 and 照片。老教专门为这些明信片准备了文件夹,伦敦、巴黎、科西嘉岛、米兰、还有梵蒂冈。他们一家三口在圣彼得大教堂前的合影很漂亮,笑容灿烂得像听到了从天而降的福音。这张相片几乎让老教相信了幸福的存在,即便只是作为痛苦本质的反射。

一个长着一双蔚蓝色大眼睛的小男孩站在草地中央津津有味地啃指头,一头雪白的阿拉斯加雪橇犬用嘴巴拱小男孩的腰,拱得他摇摇晃晃。小男孩不耐烦地向前迈步,试图躲避这位过分热心的保姆。雪橇犬锲而不舍,用力过猛,一下子将小男孩拱倒在地。孩子眨巴着眼,张开嘴,手指头搁在唇角,茫然不知所措。老教忍不住笑,跑上去拉雪橇犬的项圈。那像狼一样的动物敏捷无比,转身猛扑。老教不防,被它压在身下。雪橇犬的两只前爪搭在老教肩头,锋利的牙齿抵住老教的锁骨,粉红色的舌头扫着老教的下巴。

老教的心脏突地一跳。狗主人奔过来把狗拉开,一边向老教道歉一边递给孩子一支冰淇淋。孩子得了美味,眉开眼笑,舔了两口,举到狗嘴里。那狗老实不客气地用舌头卷了,一甩头扯去一大块。老教望了望孩子妈,金头发的壮硕妇人笑着耸了耸肩,表示无可奈何。美国人爱宠物爱得有些疯狂。老教拍掉膝盖上的杂草,为疯狂的美国人叹气。

他信步走到公园门口,站在梧桐树下。团团树荫浮动在灰白的马路上,阳光点点斑斑。加长林肯从树荫深处悄无声息地开过来,缓缓停在他身前。

吉姆从驾驶室出来替老教打开车门,微笑着问:“先生,回去吗?”

吉姆稀疏的白发下面有一块深色的老人斑。老教简短地吐出一个字:“是。”停顿了几秒钟,接着说:“你这么容光焕发,肯定有喜事。”

吉姆露出雪白的牙齿。“先生,您说对了。我孙子的考试成绩有两个 A 呢。比起以前整天在大街上混强了不知多少哩。幸亏您教他学了围棋。那个东西改变了他的生命。”

他们坐进车里。老教递给吉姆一支雪茄,两个人默默抽了几分钟。老教来美国的第一个星期就雇了吉姆当司机。那时吉姆在大街上弹吉他,唱布鲁斯,歌声沉郁顿挫,嘶哑苍凉。一顶破烂的帽子摆在脚前等候施舍,一把折叠椅上放了一只不锈钢水杯。老教觉得这个黑人不像卖唱的,倒像一个落魄艺人。落魄的艺人还能剩下些许尊严,那是艺术曾经在生命中燃烧过的痕迹,就像中央公园里远古冰川侵蚀过的石头。

老教听吉姆唱了两首歌。第一首歌是威尔逊·皮克特的《午夜时分》,老教朝帽子里放了 10 美元。吉姆又唱了第二首,瑞·查尔斯的《魂系乔治亚》。大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世界的喧嚣居然淹没不了吉姆动情的颤音。周围的人们冷漠的面孔在激情四射的音乐中匆匆闪灭,老教仿佛看见寒冷的孤寂掠过吉姆拨弄吉他的指尖。老教朝帽子里放了一张 100 美元的钞票。吉姆收起吉他,掏出香烟递给老教一根。老教接过香烟,摸出一支哈瓦那雪茄别在吉姆的耳朵上。吉姆惊讶地笑出声来。第二天吉姆就是老教的司机了。

吉姆把车子开上大道。老教想起吉姆的孙子初见围棋时的好奇表情。再有六个小时,一场震古烁今的围棋比赛就要开始了。许多年前,万松的崛起击碎了他称霸天下的希望,让他放弃了围棋。今天,他掏出数不清的银子安排万松的弟子延续万松的围棋生命。老教觉得自己有点傻。他下意识摸了摸脖子。那条像狼的阿拉斯加雪橇犬粗糙的舌头留下的湿漉漉的感觉依然存在。老教的心脏又跳了一下。他想起了那条狼。

他打了一个盹。他梦见了那条狼。

04:30 寅时

平旦。

肺经当令,肺主气,相傅之官。

年月有土则富。

临卦第十九,兑下坤上,上六,敦临,吉,无咎。

我是小海。

我在做梦。我梦见一个人把我带进一座雪白的房子,我看不清他的脸。他消失了。我摸索着周围的墙壁,墙壁波浪一样起伏。没有出路。我不停地摸索。终于,我推开了一扇窗,窗外是如磐石一般的黑夜。也许,我只需纵身一跃。

我醒了。竹榻前一灯微明,竹枕上一片冷汗。我坐起来,拨了拨烛台上的残

蜡,微弱的火苗熄灭了。烛台是一只青铜铸的仙鹤,鹤嘴衔着一枚灵芝。这个烛台是战国时期楚国王室的器物。师伯知道我喜欢点着蜡烛睡觉。我怕黑。

窗户半开,窗台上残留着冰凉的月光。黎明前的黑暗刚刚过去。我重新躺下,闭上眼睛,调匀呼吸。远方隐约的海浪声像悬空振翅的红蜻蜓。不知道这个岛上有没有红蜻蜓。昨天,在海边,我看见了一只飘舞于浪花上的蝴蝶。黑黄相间的巨大的蝴蝶。它悬在碧绿的海上,随着雪白的浪花起伏,却被一阵风吹跑了。

不知从何时起我将生活解构成无数独立的房间。飞机汽车是我的房间,旅馆餐厅也是我的房间。我背负着房间在时空中穿梭,像一只飞奔的蜗牛。纵横十九道的棋盘有324个房间,每一个房间都没有固定的钥匙。赢下一盘棋,我筋疲力尽,脑海里是一扇扇打开的门,门里是无穷无尽的变化图。也许在上帝眼中我只是一个开锁的锁匠。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寻找什么。胜利不是终极目的,我想知道自己在找什么。

这是我住过的最曼妙的房间。整个房子全是竹子,竹桌、竹椅、竹凳、竹窗、竹几、竹床。竹子的颜色琳琅满目,翠绿、碧绿、墨绿、淡黄、深黄、杏黄、浅褐、棕褐、暗褐。昨天,一步踏入房中,只觉风摇影动,流光溢彩,竹窟仙境,难描难画。房间正中的竹桌上摆了一张天青白的竹制围棋盘,两只晚明朱红漆盒里堆放着竹根雕琢的黑白子。一整面覆盖着竹叶的活动墙后是100英寸的全屏液晶电视和白金外壳的苹果牌笔记本电脑。梁上挂着竹编的灯笼,床后有一个宽大的竹浴桶。这里的海水温泉含硫量很高,水温可达95摄氏度,比得上日本著名的有马温泉。

满满一地青花瓷砖。青花发色幽蓝,点缀着斑斑绿锈,深沉典雅,不可方物。带我来这间屋子的是师伯的办公室主任,他特意拿起门槛边的一块砖让我细看,用满含艳羨的语气赞叹道:“全是永乐年烧制的官窑瓷。明成祖用它们做佛塔和宫殿的地板,中空,但分量不轻。屋子里铺的这几百块不是一个窑同时烧的,所以大小不一,花纹各异。董事长找它们可费了工夫,藏家手里买,古玩铺子里淘,还有一些是从地摊上撞大运捡回来的大漏。现在市场上哪一块不值几十万啊!您再看这些填缝的瓷片,也是元代至清早期的青花,碎是碎了,一片也得成百上千。这间屋子的青花瓷地板怕是中南海里也找不到啊!”

我住在山脚的桃花源,师父住在山顶的流水音。不知流水音是什么样子。在桃花烂漫的地方盖这样一间竹屋,师伯的情趣有如天人。我披衣下地,脚底一片冰凉。几千万的地板毕竟非同凡响。我不由得微微一笑,靴上拖鞋,推门而出。

紫水晶般的苍穹里一个苍白的月影。弥漫的晨雾拂过朵朵桃花。我顺着青石路走进花丛,花瓣上的露水沾湿了肩头、袖口、前襟。一只早起的灰喜鹊冲出花海,从我头顶一掠而过,弯曲的桃枝轻轻抖动。桃花的香味萦绕在指间。雾,不升腾,不扩散,紧紧纠缠着桃林,依依不舍。天快亮了,花丛中闪烁着熹微的晨光。落花满地,泥土芬芳。

青石路的尽头是一个大湖,湖边不种桃树,植了一圈绿柳,柳条点出涟漪。天上有了几块赭红的云彩。一艘小船系在一株柳树上,船头的香炉飘出袅袅残烟,船

舱的拉门半开,能看见烟锅明灭的红光。船家从舱里钻出来,举着烟袋向我打招呼。他身材高大,满头白发硬如钢针。我坐上船头,他把碧绿的竹篙插进水里。

我指着对面的山洞,说:“进去。”

船夫在鞋帮上磕了烟灰,将烟袋插进宽阔的腰带,双手提了竹篙一点,船儿拂开柳梢,悠悠离岸。太阳还没出来。水底招摇着水草,水草晃出深深的晕影,柳树的乌鸦窝里蹦出一只乌鸦,站在最高的枝丫上叫了一声。不知从什么地方闪出两只鹈鹕,长长的尖嘴贴着水面,长腿划出粼粼的波纹。远近的鸟全都叫起来,百啭千声,根本不知道它们躲在哪里。我望了望桃林,雾散了,好一片红。

船驶进山洞。我盘腿而坐,在黑暗中倾听竹篙击水声、水波流荡声、洞壁上潺潺的泉水声、船夫悠长沉重的呼吸声。转过一个弯,水流仿佛急了些。洞顶出现了忽远忽近,忽明忽暗,数不清的星星。师伯曾经告诉我,他最喜欢迪斯尼乐园里的星星河。在大西洋边上,在那个叫奥兰多的城市,在那条漆黑明亮的河里,他悟出了生和死的哲理。

生命是漂浮在死亡的深水之上的星辰。

我打了一个寒战。师父的流水音里可有如此水声?可有如此星辉?星辉照不亮流水,流水映不出星辉。

再转一个弯,远方出现了一团亮。我觉得自己坐在井底,对井口的天光充满企盼。井其实也是一间房子,阳光是这间房子的锁链。我必须在光明和黑暗之间选择。不知为什么,我的手心攥满了汗水。

曾经连续二十三局比赛中盘屠龙获胜的浅井爷爷告诉我,恐惧是胜利的源泉。

我思索了这么久,始终不明白令他恐惧的究竟是什么。我还无法将恐惧与胜利联系起来。船夫点着了烟袋,燃烧的烟丝迸发出暗红色的火花。我突然发现星辉已经消失了。

我坐进船舱,小船漂出洞口,船头洒满金光。从舱里望出去,溪水中桃柳的倒影围拢着天空中片片朝霞。溪流蜿蜒向东,曲折盘绕,水中游鱼历历在目,有几条翻了水花逆流而上,是日本的锦鲤。师伯为了讨浅井爷爷喜欢,特意从日本皇室水族馆买来锦鲤名品,其中一条黄金鲤通体赤黄,只头顶一块拇指大小的丹砂记。一千万日元,一条鱼比一辆顶级跑车还贵。这条鱼运到北京的时候,师伯特意将它从鱼缸里捞出来给我和师父观赏。他把黄金鲤放在砧板上,手持一柄雪亮的八百半厨刀,薄如发丝的锋刃贴在翕动的鱼鳃上。那条鱼居然一点反抗的意思也没有,鱼眼鼓凸,鱼唇开合,鱼身纹丝不动。它只要有丝毫挣扎,一千万日元将在顷刻间灰飞烟灭。

师伯收了厨刀,将黄金鲤放回鱼缸,笑着对我和师父说:“这下你们可知道它为什么比日本一个围棋头衔还值钱了吧!”

师父说了八个字:“临危不惧,视死如归。”

我从未见过师父在棋盘上的恐惧,也从未见过师父在棋盘上的欣喜。他平静地接受失败,一如平静地接受胜利。一切皆注定。他复盘时淡然告诉我,胜负是神

的旨意。

昨天，办公室主任告诉我这条溪里有上百条锦鲤。这条溪叫“锦鲤溪”。我走上船头，借着树影一瞧，黑白的、红白的、金银鳞的、秋翠的、红黑白三色的，条条游得悠闲自在，带着典雅的慵懒。船夫停船靠岸，拿出一包鱼食，捏一把撒出去。锦鲤一拥而上，百头攒动，水花四溅。

船夫轻挥竹篙，将一条鱼从鱼堆里拨出来。“这是大正三色锦鲤，底色雪白，带绯红和乌黑的花斑。日本大正年间培育出的品种。”

插了竹篙，取出烟袋，用烟锅指着最边上的一条鱼，说：“昭和三色锦鲤，底色深黑，红白花纹。”

船夫点着烟袋，喷云吐雾，翡翠烟嘴绿得晶莹剔透。我望着那条抢食最猛的富士红白锦鲤，它头上银白色的粒状斑点像极了富士山顶的积雪。

船夫说：“一般的富士鲤两岁后斑点就没了，这条快五岁了，白点子倒越发亮起来。董事长挑鱼的眼光实在高明，强过日本一流的锦鲤养殖专家。”

我登岸独行。朝阳当空，泛着滋润的暗红，风拂桃柳，满眼粉翠。树后一片水田，水田边上，几家茅檐低小，数行炊烟袅袅。鸡鸣狗吠，远近相闻。东边山上几排梯田，绿油油的麦苗，一个人拉了一头耕牛顺着田垄慢慢走。山顶上一排红墙，青砖碧瓦，不知住了几户人家。平林尽处歌声缥缈，点点水光在淡淡轻烟中闪烁。溪流进山影中去了。

这就是师伯的桃花源。我不知道当初那个武陵渔人去的是不是一个像这样的地方。我和渔人都是桃花源的过客。过客总有留恋的惆怅。我回到船上，满溪全是桃花的残瓣。船夫靠着舱门抽烟，一脸深刻的皱纹。

他伸手指着身后。我回过身，望见一只白鹤，展翅飞过红日。

06:40 卯时

日始。

大肠经当令。大肠经与肺经为表里。

卯时生人，命带木桃花。一往情深，生死以之。

泰卦第十一，坤上乾下，九三，无平不跛，无往不复，坚贞无咎。

露露梦见了沙漠。沙漠空无一人，一只白鸽像麻雀一样蹦蹦跳跳，太阳一会儿黑一会儿白，月亮掉在沙坑里，淌眼泪。隐藏在沙底的蛇咬住白鸽，一点一点吞下去。仙人掌说，老天爷惩罚它永远喝不到水，但大海就要来了，它已经听到了海的声音。露露听了听，只有笛子和琵琶，没有海。露露哭了，泪水滴在仙人掌的尖刺上，仙人掌发出痛苦的哀号。

“这么咸涩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露露惊醒了。有人轻轻敲门，怯生生的急促，像一只暗夜中闪进墙角的黑猫。她掀开一角窗帘，晨曦照亮了花园里玫瑰花上的露水。敲门声还在继续。露露跳下地，踩着厚厚的波斯地毯，无声无息地跑到门边，压低了嗓子问：“谁？”

她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害怕,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兴奋。她焦急地等待着,灼热的鼻息喷在赤裸的肩头,烫得她打了个哆嗦。敲门声停了。一片寂静。露露突然激动起来,门外也许就是那个她一直等待的人。她犹豫了一分钟,颤抖着打开了房门。

一个黑影冲进来,撞得露露退了两步。她想借走廊的灯光辨认,可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露露大声喘息,伸手摸索墙壁上的开关,一颗心跳到了嗓子眼。黑影扑到她身前,一把将她牢牢擒住。露露奋力挣扎,黑影把她摁倒在床上,扯开了她的睡衣。露露闻到一股强烈的男人的味道,包含着压抑不住的兽性和激情。

她知道这个人是谁了。他不是她等的那个人。

露露的睡衣被扯到腰下,黑影滚烫的嘴唇狂吻她的胸脯。露露不动了,静静地躺着,凝望黑乎乎的天花板。这完全出乎袭击者的意料,他坐在露露的腿上,双手握着露露的两条胳膊,凝固如同一尊石像。

黑暗在两个人之间游荡。几年前的那个夜晚,同样的黑暗游荡在他们两个人之间,但窗外有莱茵河的月光。今天,他又来了。处心积虑,色胆包天。他知道露露为什么不叫喊,他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所以,露露才会被他压在身下。他以为露露放弃了抵抗,一边分开露露的大腿,一边轻轻咬露露的耳垂。露露一动不动。他抬起露露的身体,从侧后揽住露露的腰,舌尖滑过露露后背娇嫩的皮肤。露露屏住呼吸。他喘息得像一头发情的公牛,使劲嗅着露露的体香——黑夜缠绵在一个女人清晨的肉体上的味道。

这一切跟那个晚上一模一样。

露露笑了,无声的大笑,直笑得弯起腰,两个膝盖顶住下巴。男人如同被兜头浇了一盆冰水,浑身的火苗虽然熄灭,但还不情不愿地冒着烟,回味着猛烈燃烧的快感。

对,这一切跟那个晚上一模一样。

但现在露露不愿意再想那个晚上,那个晚上和凌乱的睡衣缠裹在一起,已经乱七八糟,面目全非。露露想起了那个早上。她觉得有个什么东西把疯狂的大笑从她身体里顶出来,喷向这个侵犯她的男人。这个不知所措的男人暂时忘却了肉欲的激动,竭力抵挡催泪瓦斯般的歇斯底里的狂笑。没有抵抗,没有挣扎,没有泪水,没有哀求,只有疯狂。他的欲望被露露的狂笑湮灭。他不甘心,但无能为力。

那个早上,露露宿醉初醒,头痛欲裂,发现自己躺在宿舍的沙发上,想起身下地,却动弹不得,原来两条胳膊从身后将她紧紧箍住,两只手在她胸前交叉叠扣。等她尽力挣脱出来回身一瞧,这个男人精赤着胸膛,卷着一脑袋狮子狗一样的头发,鼾声大作。

她慌乱地整理衣服,怎么也想不起来昨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也许他们做爱了。谁知道呢,男人的裤子松松垮垮挂在腰上。

门开了,小海站在门外,望着她,望着沙发上的男人。

露露想起了昨夜的状况。她在酒吧里用啤酒泼了小海,然后一个人跑到舞厅

里灌了一大瓶洋酒。可这个男人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她不知所措。男人睁着惺忪的睡眼，懒洋洋地向小海打招呼，然后笑咪咪地冲她撅了撅嘴唇，送上一个飞吻。露露快晕倒了。小海转身离去。露露瘫倒在沙发上，被这个男人像发情的公牛一样顶翻了。

那个早上发生的一切闪过露露的脑海，像放电影一样清晰。她是一个观看自己演出的演员，找不到导演和编剧，改变不了剧中角色的命运。露露笑得喘不上气。男人用一只手捂住她的嘴巴，露露偏了偏头，一口咬住了男人的食指。她死命咬紧，穿透皮肉，直达指骨。血，又热又咸。露露犹豫了一下，她还没有决定是否咬断男人的骨头。这一秒钟的犹豫挽救了男人的手指头。他狠狠抽了露露一记耳光，抽得露露眼冒金星，摊开四肢，陷入半昏迷状态。男人跳下床，在剧烈的疼痛中旋转身体，发出嘶哑的哀号。露露用胳膊肘撑起上身，摇晃着脑袋驱赶晕眩，继续无声地大笑。男人的精神彻底被摧毁了。他握着那根流血的食指，活像一个准备用鲜血涂抹符箓，驱鬼除魔的道士。他恐怖地望着赤裸的露露，找到房门，呜咽着夺门而逃。

露露爬起来，坐在床沿上，用一只眼睛透过窗帘的缝隙凝视窗外的花园。黄色和白色的玫瑰随风摇曳，牡丹种在花园中间，最高的那一棵足有两米，绛紫色的花朵将树身妆裹得富贵逼人。露露一直等到窗台上的露水消失才去卫生间用凉水仔细洗了一把脸，颧骨上一块淤青，嘴里出了血。她包了一毛巾冰箱里的冰块敷在伤处，拉开窗帘，放进一屋子阳光。金黄色的蜜蜂成群结队在花蕊上奔忙，几只白尾巴喜鹊落到花园外的甬路上觅食，在大樟树的树荫里蹦跳。

露露拨通了苏醒的电话。她说：“我今天不能现场直播了。”

08:10 辰时

朝食。

胃经当令，五行水墓。

归妹卦第五十四，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美国，纽约，东部夏令时前一天 20:10

老教在健身房的游泳池游了五百米，摘掉水镜，上岸擦干身体。服务员端上来一杯蓝幽幽的兰博基尼鸡尾酒。果盘里装着一串特大的紫色提子，两只深黑色的李子和一只香蕉。鲜榨的苹果汁没有滤去白沫，散发着清甜的香气。老教在铺着雪白浴巾的躺椅上躺倒，点着一支雪茄，拿起叠得整整齐齐的账单看了一眼。两千三百美元。

这家纽约最豪华的五星酒店有老教常年包租的顶楼套房，每年的租金不下一百万美元。五楼的健身房只是一个场所，一个让美女展露身材的场所，一个让男人挑选猎物的场所。虽然这个场所收费有点贵，但一楼的大堂酒吧和法国餐厅绝对看不到如此鲜暖的肉色陈列。五星酒店自然不能有站街的妓女，可健身的美女穿紧身裤和比基尼总是正常现象吧。美国警察管得再宽也不敢把肚子挺到这里来。

老教用眼角瞟了好几次在泳池边做拉伸的那个金头发姑娘,因为她穿了一件紧得不能再紧的比基尼。老教一边吃李子一边恨自己不争气,五十多岁的人了,还像毛头小伙子一样冲动。话又说回来了,见了如此丰乳肥臀的女人如果不冲动,肯定老到了需要伟哥的年纪。看看那条深不见底的乳沟!《圣经》里是怎么写的?主啊,你带我们穿过死亡幽暗的深谷。可见上帝已经替男人做了选择,要不就干脆死在那条沟里,要不就获得超越死亡的极乐。老教忍不住又把那根香蕉吃了。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还剩下些什么呢?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除了这个东西还能剩下什么呢?老教盯着自己的游泳裤悄悄叹了一口气。钱可以把一个恶棍装饰得道貌岸然,也可以让一个乡巴佬弄一卡车的古玩字画摆在家里招苍蝇,但钱无法摆布这个东西。买一抽屉的伟哥让它硬,它也硬得不爽,硬得不结实,硬得不像爹妈给的传宗接代的玩意儿。所以,一个还硬得起来的五十多岁的男人难免有一种秋后蚊子的心态。能吃一口是一口,要吃得饱,还要吃得狠,更要吃得疯狂。他瞥了一眼软瘫在果盘里的香蕉皮,侧过头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个金发姑娘。感谢老天爷,他老人家还没让他老教老得当不成男人。

金发姑娘劈开两条腿,下巴搁在膝盖上,双手抱着一只脚向老教微笑。她柔韧得像一个健美操运动员。老教计算着价钱。这样一个纯种盎格鲁萨克逊女人一次最少两千美元,过夜得三千。拉美姑娘和黑女人是这个价钱的一半。谁让这里是纽约呢。

又回到钱上了!又回到钱上了!老教恶狠狠吞下两颗提子。钱不能让白痴成为天才,也不能让平民成为贵族,但钱能让一个年轻性感的美女去床上伺候一个跟她爹差不多岁数的老头子。幸亏老头子对自己的那个东西比较满意,甚至还有点沾沾自喜。老教端起酒杯一口气灌下去。味道不错,有茴香酒,也有杜松子酒,还放了马蒂尼。

“文革”时下放改造,他被分配到哲里木盟的土拉特旗当牧民。生产队长是个将近六十的蒙古老汉,一顿能喝两皮袋马奶子酒,吃两斤手把肉。夏天晚上老汉把老太太抱出蒙古包,抱到比小腿还高的长草里,在星星和月亮的偷窥下办事。老教的小毡房离他们不到一百步,一举一动听得真切无比,不由地像烙饼一样在毯子上翻来覆去。老汉一般到下半夜才收工,根据老教的统计,一夜最多达到过五次。那时候生产队放牧的干粮是肉干和奶饼子,老汉干一次,老教就吃一块饼,安慰在漫漫长夜中煎熬的辘辘饥肠。白天黑着眼圈放牧,骑在马上——边打盹——边琢磨,老头和老太太交欢的时候到底吃了什么东西没有。

老教把两只手叠在隆起的肚皮上,也许干那件事能把肚皮减下去。他忍不住笑了。他不经常干。他记得上一次跟女人睡觉大概是二十多天前。

金发姑娘迈着两条长腿走过来,坐在老教对面的椅子上,咧开性感丰满的双唇,露出一嘴雪白的牙齿。她一边擦头发,一边拿起李子咬了一口,吮吸着果肉。她有一双蔚蓝色的大眼睛,蓝得像澄澈的大海。老教暗自叹息,老男人碰见小美女的感慨潮水般涌上心头。